

640194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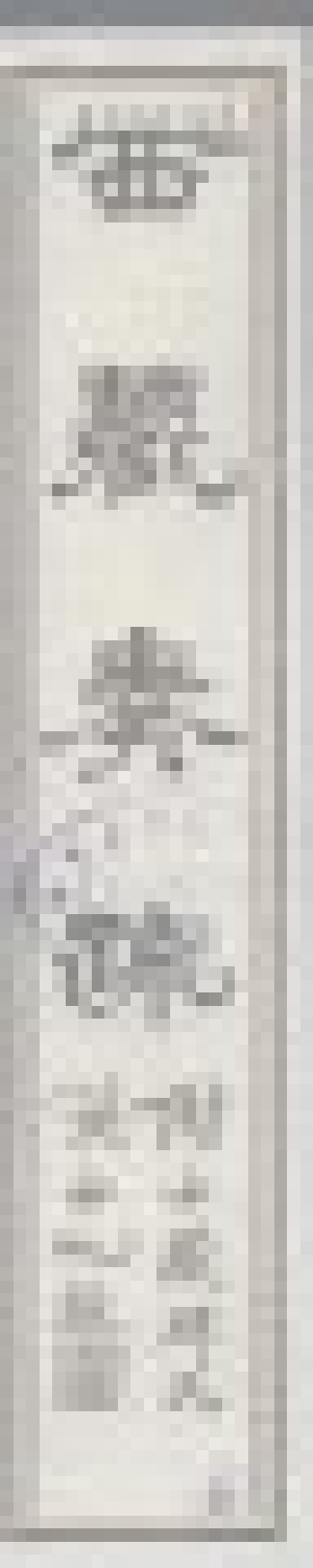
藏

奏

疏

附西藏碑文  
张西航题





《西藏碑文》序

《西藏碑文》成書於清咸豐元年。內錄碑文十一件。輯錄者佚名。感謝這位不知名的有心人。為我們保留了一批重要史料。這些碑文詳細地記載了祖國各兄弟民族。特別是藏族和漢族人民以往的親密關係。以及團結一致共禦外侮。維護祖國統一的史實。是研究西藏歷史和民族關係史的珍貴文獻。

在學術界裏。金石文字一向被看作重要史料。宋代著名女詩人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說。它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講的就是金石文字對於人

們瞭解古代文化禮制，訂正史官失誤的重要學術價值。我國銘文於金石的歷史悠久，內容十分豐富，是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鐘鼎彝器創於三代，碑刻則始於秦。《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說：羣臣相與頌皇帝功德，刻為金石以為表經。兩漢金石并盛，漢以後金少石多，南北朝造象勃興，金器很少傳世。到了唐代，銘文於碑碣的風氣尤其興盛，馳名中外的長安碑林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金石學是考古學的前身，創於宋代歐陽修的《集石錄》是我國第一部金石文字匯編。宋趙明誠以畢生

精力撰寫的《金石錄》應是我國最早的金石學專著。電影《李清照》中詳細描述了這部重要著作誕生的故事。此後輯錄和研究金石文字的學者甚多，留下不少著述。及至晚清，甲骨、簡牘、印章、封泥、瓦當等大量出土，金石學的內容更為豐富，研究領域也更為廣闊。顧炎武、葉奕劻等都是這期間的著名金石學家，各有專著流傳。

西藏金石文字的歷史，至少已有一千多年。《西藏碑文》中收集的、甬錫聯盟碑，即刻於唐德宗年間。至於藏文的碑碣、摩崖石刻和金器等，則屢見於西藏各

西藏碑文  
二  
地。這些極其寶貴的史料，急待我們搜集整理，使它們早日為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服務。我們重印《西藏碑文》的主要意圖正在這裏。

牛力耕述於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

西藏碑文目錄

御製平定西藏碑文

御製十全記

御製普陀宗乘之廟瞻禮紀事碑

征廓爾喀紀功碑

西藏教場演武廳碑文

磨盤山新建

關帝廟碑

西藏雙忠祠碑記

西藏大招前

唐德宗舅甥聯盟碑

布達拉山東崖上平定西藏第一碑

布達拉山東崖上平定西藏第二碑

布達拉山東崖下平定西藏第三碑

御製平定金川詩記事

附瀘定橋頭道水公館內瀑布詩

紫栢山留侯廟歸山詩

西藏碑文目錄

西藏碑文目錄

西藏碑文目錄



西藏碑文

前藏布達拉山前第一碑亭

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

昔者

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汗謂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讐敵之國閱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爲施主頗極安寧後達賴喇嘛之歿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滅之復興其法因而允從拉藏苦苦腦兒羣衆公同之請中間策妄阿喇

蒲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并廢第五輩達賴之塔辱鱣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爲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圖伯特國朕以其所爲非法爰命皇子爲大將軍王又遣朕子孫等調撥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烟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殺賊皆喪胆遠遯一矢不發平定西藏振興法教賜今呼必爾汗冊印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圖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瘴癘險遠之區曾未半載輒建殊勲實從古

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  
皇帝勇畧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興  
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麻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  
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  
罄請賜御製碑文鐫勒招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  
而羣衆勤請不已爰紀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  
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  
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衆興教云爾

康熙六十年

宸翰

雍正二年季夏月吉日立

前藏布達拉山前第二碑亭

御製十全記

夫記者志也虞書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志乃在事旅葵志以道寧則兼心與事而言之然總不出夫道得其道乃能合于

天以冀承乎

貺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于斯而可志以記之乎十功者平準噶爾爲二定回部爲一掃金川爲二靖台灣爲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卽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爲十其內地之三叛么膺弗屑數也前已酉廓爾

喀之降蓋因彼擾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  
輝等未宣我武巴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  
復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是以罪庸臣選名將  
勵衆軍籌備餉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辭勞苦於去  
歲冬月卽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寧冒  
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藏邊攻克賊疆履  
線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  
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戰七勝賊人喪膽及兵臨陽布  
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  
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

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旣揚必期掃穴  
犁庭不遺一介亦非所以體

上天好生之意卽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  
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  
降班師以葺斯事昔唐太宗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  
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番邊殊長安之近彼且  
乞命籲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  
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  
昔予記土爾扈特之事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  
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並有焉以其悔過

誠而獻地切也迺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

天貺然

天貺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俟

天眷爲歸政全人夫復何言

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孟冬月之上澣



御筆

御筆

五